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十六回 除黑店兄弟相逢 明報應三娘再嫁

話說那李彪有個哥哥，名叫李龍，幼年在少林寺習學武藝工夫，後來稱為少林第一名家。只因寧王心懷叛逆，不惜金銀收羅豪傑，聘他兄弟二人。便叫李龍在鎮江金山寺做方丈，只算代替寧王出家，暗中命他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。有一刀二百個僧人，個個本領高強，號為“羅漢兵”。偏裨牙將也不少，都是勇敵兀人，力大如虎，但只皆是光頭。這李彪仗了寧王之勢，來此清風鎮，名為開設客寓，實則比強盜還勝三分。遇了遠方客人，看他衣服華麗，便領到後面這二間房內，夜間上來取了性命。劫去了銀錢不算，還要將他身體當做牛肉賣錢，所以家財豪富。今日遇了這二個七煞，也是惡貫滿盈。饒你本領高強，怎敵得楊小舫、伍天熊這二個？雖有七八個伙計相幫，起初還可支持，殺到三十多個回合，漸漸抵擋不住。

那三娘知道丈夫抵敵不住，便提了家伙，引著四五個伙計，各執器械，要來幫助。

李彪敗將出來，小舫同了天熊追殺出來，正在堂子裏接著。三娘嬌聲喝道：“牛子休得猖獗，老娘來也！”說著運動雙戟，正是戟鋒如刺，水滲不進。李彪有了幫手，便奮力戰鬥。四人捉對兒廝殺，二旁十幾個伙計相助。殺了一刻，那人肉作坊裏幾個得了信，也上來相幫。小舫等見他們越殺越多，心中有些慌張。楊小舫戰住李彪，還是個平手，只見他們有了幫助，便覺難以取勝。那伍天熊敵住三娘，已經勉力，更兼眾伙計刀槍亂斬亂搥，漸漸氣力不加，汗如雨下。那三娘何等驍勇，把雙戟緊緊逼來，殺得伍天熊連連吼叫，二臂酸麻。楊小舫見了，知道天熊吃緊，要想合斗，卻被李彪等眾人如走馬燈一般，那得空閑。正在危急，只見那大門內又涌進十來個人來，手中皆是朴刀。你道這班人那裏來的？原來都是清風嶺的響馬，平日與李彪聲氣相通。李彪是個坐盜，只做送上門買賣；他們是行盜，專劫行路的客商。只因李家店伙計去送了信，知道店中風緊，故來相助。伍天熊正在抵敵不住，被三娘等殺得只有招架，並無還手，忽見又來了十幾個生力軍，十分著急，大叫：“我命休矣！”

喊聲未絕，只見店中樓上跳了一個客人來，全身扎服，穿著元色緊身，白絲絛扣纏著前胸，後背鬚邊，插一個大紅絨球，單手提刀，從樓窗上一個鷓子翻身，扑將下來，手起一刀。把李彪分為二段。眾伙計一齊叫苦道：“不好了，店主傷了！”那李彪正與楊小舫廝殺，不防樓上跳出個人來，二腳尚未著地，一刀早已過來，因此殺得出其不意。

伍天熊一眼看見，認得此人便是他的表兄徐慶，心中大喜。便叫：“大哥快來！”徐慶一個旋風，已到鮑三娘面前，將刀直劈過去。三娘左手的戟架開天熊的雙錘，右手的戟格開徐慶單刀，三人打個鼎足。楊小舫早把這些伙計小二，殺得七零八落，四散奔逃，並力來戰三娘。那三娘加了一個徐慶，已經不能支持，二手虎口已開，殺得遍身香汗，嬌喘吁吁。正把徐慶的刀一戟梟去，不防小舫暫將過來，把雙劍剪住戟耳，用力一扯。

三娘“阿呀”一聲，這枝戟捏他不住，嚙的落在地上。心中一慌，那枝戟也被徐慶一手接住，趁勢一拖，那三娘向前沖去，恰好與伍天熊撞個滿懷。天熊丟了雙錘，把三娘一把抱住。說也真巧，那三娘的雙乳，正在天熊的胸前，面對面，口對口，成了一個“呂”字。天熊正在妙齡之際，現把個美人抱在懷中，豈不動心，便把他親了個嘴。那三娘一來戰得神昏顛倒，四腳乏力；二來要想活命，怎敢倔強？三來看見天熊青年美貌，心中合意；回來也是前緣，便由他戲弄，再不敢動。有的說道：既然他二個面對了面，胸對著胸，不知下面怎樣？這卻連晚生也未知。列公明鑒，諒這伍天熊難免強頭倔腦的，不安本分，只礙著幾層衣服罷了。

徐慶同了小舫，將這些響馬並伙計亂劈亂斫。這些人怎能抵擋？況且見李彪已死，三娘擒住，正是蛇無頭而不行，心中慌了，各想逃生，那裏有心並力的廝殺？被二人如斫瓜切菜，殺個干淨。徐慶把刀來殺鮑三娘，伍天熊大叫：“哥哥且慢傷他！”便把帶子來，將他縛住了二手，綁在柱上。徐慶道：“這位何人，因何在此幫助與你？你卻一向在於何處？愚兄日夜不安，只是找尋不見。”伍天熊道：“這位哥哥姓楊名濂，字小舫。”便把夜來遇見，約略說了。徐慶便向小舫作了一揖，道：“多蒙楊兄幫助！”小舫還了一禮，道：“同船合命，理當如此。令弟英雄了得。”二人坐下了，大家細說根由，只恨相見之晚。

只見天熊掇出一大盤酒餚來，三人圍坐，飲酒談心。天熊把下山已後錯走路程，在河南山中軒轅廟打死夜叉，到夏邑縣余村害病，直到此地遇見小舫，後來看出形跡，直到動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徐慶也將追下山來，遇見一枝梅，尋訪徐鳴皋，同到蘇州，遇見飛雲子等三人，後來徐鳴皋打了嚴虎，羅季芳拖倒播臺，劫去監牢，官軍追捉，被狄洪道追趕失散，回到揚州，射死李文孝，說了一遍，“一路尋你不著，想你莫非先到山頭？今欲回轉九龍山去，在此過宿。正在好睡，忽聽得廝殺之聲，夢中驚覺。跳將起來，恰聽得賢弟極叫連連，我便跳下樓來，不料果然賢弟。如今除了此地一害。你把這賤人畜他何用？快把他殺了！”天熊只不做聲。楊小舫是個伶俐之人，早已窺知其意，便道：“徐兄，我看這婦人雖是為非作歹，卻是李彪的過惡。看他生得標致，兼且武藝超群，天熊賢弟尚沒老婆，何不把他胡亂當為菴子？也可幫同鎮守山頭，卻是一員大將。徐兄要想遍游天下，可以放心前去，豈不美哉？”那徐慶正要追尋鳴皋等去，這一句打動心坎，便道：“只是怕他變心起來，卻不害了兄弟！”小舫道：“婦人水性楊花，見伍弟少年美貌，豈再想著這李彪？況他作惡多端，正該棄子出丑。徐兄不必過慮。”徐慶點頭道是，便走到鮑三娘身旁，問道：“你今被擒，理當殺死。我今饒你一命，配與我兄弟為菴，你可願否？”三娘聽了此言，正中下懷，便滿口應承，情願做個妾媵，決不變心，指天誓日發了個重咒。

那時東方漸漸發白，隨命天熊把他放了，叫他速速收拾些金銀珠寶，打了二個大包，價值萬金，與天熊各背一個。天熊牽過馬來，讓三娘騎了，同楊小舫走出店門。徐慶取了幾個火把，將前後門點著，大家向北而行，望那清河縣大路而來。行不到三里，回頭望那清風鎮上，燒得烈焰騰空，半天中映得緋紅。

四人一路行來，過了一日，來到清和縣地界。那鮑三娘同了天熊，就在逆旅中，作為洞房花燭，二人十分恩愛。徐慶暗想三娘決不變心，便對他二人說道：“愚兄同了楊兄，要去追尋徐鶴。你二人好好回山鎮守，休傷客商性命，守我成規。你們只從桃源、宿遷走去，便是山東地界。路上小心謹慎，不可闖禍。”天熊挽他不住，只得就此分手，與鮑三娘回轉九龍山而去，我且丟過一邊。

只說徐慶同了楊濂，轉身仍由原路，來到揚州太平村來。見了江花，楊小舫通名道姓，彼此分賓主坐下。徐慶問起鳴皋，江花把李文孝被人射死的緣由，說了一遍。徐慶道：“這是小弟干的。”江花道：“我也料是你來。只你去後，鳴皋便到家中。狄洪道認了親戚相救，一同到此。只因李家打發多少家丁在左右梭巡，因此存身不得，同了羅大哥並狄洪道、王能、李武等，隨即動身，一路向鎮江、金陵、安徽、江西，欲到廣東祖籍探問親族，順路游玩各處去了。”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